

Yushuyao
渝水谣

张远伦
著

郁水谣



一个民族的幸福 不能过于揭露
一个孩子的痛和梦 不能过于敞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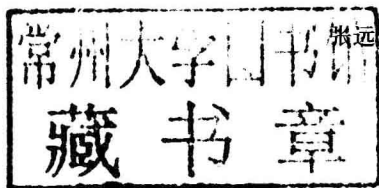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摩围文学丛书

Yushuiyao

郁水谣



张远伦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郁水谣 / 张远伦著. -- 重庆 : 重庆大学出版社,
2011.3

(摩围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624-5893-7

I. ①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诗歌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56692号

郁水谣

张远伦 著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徐昕叶 版式设计:何海林

责任校对:刘雯娜 责任印刷: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邓晓益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400030

电话: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9 字数:110千

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893-7 定价:30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摩围山色醉今朝 ——《摩围文学丛书》序

中共彭水自治县委宣传部 部长 李泽玉

“摩围山下色，明月峡中声。”一千二百年前，诗人白居易用这脍炙人口的诗句，将神秘莫测的乌江风情和充满神韵的黔州山水永远定格在世人心目。而刘禹锡诗云：“常说摩围似灵鹫，却将山屐上丹梯”，更是将摩围山与佛教圣山——印度灵鹫山相提并论，从此，摩围山便成为历经此处的文人墨客和善男信女景仰膜拜的地方，也成为这一带最为有名的文化地标。

摩围山，即彭水县城乌江西岸那座高耸入云的大山。

三年前，在党的十七大“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”精神指导下，县委、县政府乘势而上，决定成立全县各文艺家协会，县文学创作协会（后更名为作家协会）随即成立，不久，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也正式成立，三年来，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工作方针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认真履行“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家的桥梁和纽带”的职能职责，围绕全县经济建设大局，组织作家深入社会、深入生活、深入基层，开展了大量文学创作实践，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文学作品，锻炼了一批发展前景看好的作家，使彭水文学创作活动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。

在县作家协会成立三年之际，协会决定对近几年的文学创作活动进

行一个小结，将部分本土中青年作家近几年所创作的作品进行结集，拟筹资金公开出版，并定名《摩围文学丛书》（第一辑），这是我县当代文学人的一种大胆有益的尝试，既是本土作家群体的一件大好事，也是彭水文学艺术界的一件大喜事，更是对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县作家协会成立三年的隆重献礼，可喜可贺！

《摩围文学丛书》（第一辑）包含四本，即《摩围文丛之——摩围雪语》《摩围文丛之——摩围心声》《摩围文丛之——乌江枫》《摩围文丛之——郁水谣》，前两本分别是6位本土中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合集和8位女作家散文合集，后两本是两位本土中青年作家的格律体和自由体诗集。纵观此套丛书，其作者既有具备多年创作经验的中年作家，也有近年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；既有男作家的神采，也有女作家的风姿；其文学形式既有小说也有散文，既有格律诗也有自由诗。总之，此套丛书基本上能反映当前彭水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实力和水平，是作者们心血的结晶，是本土文学的一笔宝贵财富。

本套丛书取名“摩围文学丛书”，充分展示了作家们勇攀高峰的雄心壮志和打造文学品牌的远见卓识。“摩围”本是土语，过去居住于此的土人称天为“围”，“摩围”即摩天的意思，喻此山极高。编者将丛书定名为“摩围文学丛书”，一方面借用了“摩围”这一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地标，更有使彭水作家和彭水文学勇攀高峰的良好愿望。同时，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摩围山下养育的彭水文化人，天生具备摩围山的灵性和文品，以“摩围”命名作家群体和作品，更加能体现彭水本土文学的地方特点和地域特色，使作家产生一种归属感，激发群体创作力量，对今后进一步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和文化名片具有深远意义。

此套《摩围文学丛书》（第一辑）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，一是受集子数量的限制，未能充分展示我县作家在其他文学形式尤其是长篇小说、剧本上的成就；二是受集子篇幅的影响，还有不少作家、作者的作品未能收录；三是部分入选作品的质量也还参差不齐。当然，“万事开头难”，作为彭水文学土壤里孕育出来的第一株幼苗，我们完全不必求

全责备，她或许很柔弱，但却有无限的生机，我们都要用心去关注她、培养她、呵护她，让她健康成长，直到长成参天大树。

由于多方面的原因，彭水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，还蓄势待发，作家阵容尚不够强大，作品质量也还有待提高，要打造“摩围作家群”和“摩围文学”品牌还任重而道远，此套丛书权当宣言书、进军号，希望致力于彭水文化建设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加倍努力，共同创造彭水文化更加辉煌的明天。

彭水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文化底蕴十分丰厚，具有培养作家的天然潜质，近二十年来，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，在彭水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就走出了不少较为知名的作家和诗人，充分显示了彭水文化的底蕴和潜力。“摩围山色醉今朝”，九百年前，摩围山陶醉了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，现在，她依然陶醉着今天的人们，面对这美妙的摩围山色，我们更加期待在不久的将来，“摩围文学”这一地域文化品牌会喷薄而出，陶醉人间。

2010年10月5日

《郁水谣》自序

引 子

我们生活的这个峡谷，何其幽深，何其安静。虽有一条乌江穿过武陵山和大娄山的胸脯，咆哮着、席卷着、倾泻着、回旋着，但是，在大中华的版图上，它是隐藏在放大镜下的一个小绿点，非常偏远、闭塞和落后。

相对于尘嚣之上的城市、充满无尽欲望的城市和高度模具化的城市，我们的峡谷和她岸畔的城镇是落后的。不过我要说：我们的这个峡谷天造地设，每一棵树木和每一块石头都是不被人摆布的。

在我的个人世界，我无时不在感受到有隐隐一种光芒，在不为人知地笼罩着我们的峡谷。

这种光芒，或许来自人文。

我们难以想象，巴寡妇清为秦始皇运去长生不老的秘药，一船船水银的光芒是怎样发轫彭水，经由滔滔江河，从而照亮皇陵的。

我们难以想象，长孙无忌和李承乾等皇子皇孙是怎样颠沛流离来到古老的黔州，吟唱着伤情之歌，而又陷落于无边的民谣之海的。

于是，那种光芒，慢慢幻化。有一种光子叫做音乐，有一种光子叫做文学，这两种光子碰撞、裂变、集束、扫描、照耀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光芒。

这种新的光芒，我把它叫做——郁水谣。

一、百里寒霜，都在喊太阳开门

森林睁开眼皮，大岭悬梦，百里寒霜，都在喊太阳开门。

她的眼皮底下，一条小河，缓缓流淌，最终注入乌江。

那些背着背篓默默走向太阳底下的人，那些点着竹篙撑一叶扁舟驶向小河前生的人，都是追逐梦想的人，都是和自己的灵魂说话的人，都是看淡命运、不一定回到这条小河的人。

不过，他们都喜欢唱山歌，或许是哼哼，或许是扯起喉咙，或许独唱，或许齐唱。

他们在祈祷太阳开门；

他们在呵斥太阳开门。

他们种下辛劳，收获灾难，他们的山歌，唱给巨大的时空，而仅仅是一条小河听见。

鸟儿听见，游鱼听见，该听见的没有听见。

我想，祖母拖着残腿，给我哼起童谣启蒙的时候，我就该明白：人生或许并非坐着排排去吃果果，而是要卖了干姜和鸭蛋，才有我们的小民生活。

继而母亲更加证实了这一点。那几年，我要跑过并不亮丽的黄昏，跑过一段石板路，来到一株枇杷树下。母亲收工回来，塞给我一把酸楚的枇杷，要我一定把枇杷核吐掉，并轻唱：枇杷黄，要栽秧。

我记得那一年，好像是1982年，家乡爆发大洪水，我家的梯田大面积崩缺，秧苗一路滑行，最终也许进入了郁水，我追不回来，只有那几声山歌，似乎越来越高亢，在大岭上回荡。

太阳开门的时候，我骑着黄牯牛，对着山谷，哼着巍峨的荤歌。

我的发泄，或许郁水听见了，或许没有赶到郁水，便被山风淹没。

百里寒霜，都在准时喊太阳开门。

太阳两天出勤，隔天懒觉一次，再隔一天玩消失旷工，拒不向孱弱的我请假。

看来，我得用我的音乐，管管他了。

那么，那种俚俗的音乐，真正属于我吗？

二、大片酒水走错春天的房门

在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下，两春光，买一场小醉，如何？

赤脚赤膊，爆粗口、喷酒气，携老妻，打两个毛滚，又如何？

被两条黄犬紧追，躲进刺笆笼，听农妇骂骂咧咧，心有微愠，还当如何？

大片酒水，走错了春天的房门，我们的村庄微微有些荡漾。

稍不留意，就把自己搞得很生态；

略有走神，就把自己弄得很环保。

美，就美到失去天空；土，就土得一丝不挂。

在这样的地方，嚎叫与歌唱没有两样，恣肆放荡与莺歌燕语也没有两样。我们可以吼出：隔河听见喜鹊啼，山歌飞遍百里溪……我们也可以哼唱：郁水河，大面坡，一条草绳两头搓……我们还可以回味一下当年的缠绵；这山望去那山高，那山情妹捡柴烧，哪年哪月烧成炭，柴不捡来水不挑……

三、生产和死亡，都是孤独

当我从一个干旱缺水、荒凉破败的乡村降生的时候，我幼小的心灵便被暗褐色的迷雾笼罩。之后的几年，我躺在一条光滑的长方形木凳上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那些日子，我感到迷茫无助，无所谓成长和前方，只是隐隐觉得有一种宿命——像那远处山坡上的巴山豆，没有来由地胡乱生长着。

我在这里没有同伴，亲人们在远处灰黄色的大野上劳作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躺在长凳上看天穹的时候，发现高处的樱桃花开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爬上那高大的樱桃树。我吮吸到了甜，我把一张张熟烂的小樱桃脸吞下肚里，不吐核，不抹虫丝，不擦拭鸟粪……

直到我手上爬附着的枝条折断，重重地跌落到木瓦房的瓦沟子里。我身旁的瓦砾碎裂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划破寂寥的村庄上空。

那时天黑了，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……那似乎是：巴山豆，叶叶长，巴去巴来找她娘，娘又远，路又长，姐姐接我过端阳……

四、她们栽植的音乐在村子里漫漶……

你想去拜访哑婆吗？

你扯起嗓子喊话，她不会回答你。你会很尴尬，但你不得不保持敬畏，收敛起城里人惯有的轻浮和狷傲。

哑婆是美食家。

二十年前，她创造出了一项独门绝技。

她把黄色的南瓜花摘下来，一朵一朵地铺在晒席里，远远望去，一片灿烂，使得这个颓败的村子有一种辉煌的气象。

她把生产队里抛弃的玉米核背回家，像对待宝贝一样，这些玉米核外面可食用的玉米粒已经被剥掉，现在变得坚硬、扎手，而且唯一的功是晒干了烤火过冬。

然而，哑婆把玉米核们捣碎，熬成了糊，晒得干稠后捏成团。

哑婆是哼着《苞谷调》做这些事的：苞谷包，苞谷包，苞谷结在半中腰，大人拿来锅头煮，细娃拿来火头烧……

在这种对温饱的希冀中，她用南瓜花把这些东西包起来，做成食品。

于是，哑婆的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开始吃花朵。

那些花朵发出酸臭的气息。哑婆长年不洗的身体上的臭气，也经由这些花朵向村子四周漫漶……

于是，我开始吃花朵，

村庄里的穷人们都开始悄悄吃起了花朵……

五、有一些来不及署名的生命在轻轻舒展

雪是动物，

是大岭深处的动物。

当我看到他们来到野林上，带着天空的思想，带着两个世界的温度，浸润、奔跑、舞蹈的时候，他们成了我的诗句。

野花是动物，

是以色彩为胭脂的动物。

用野花造句，整个野林便有了突破的欲望……在人迹杳至的地方，他们为我的诗句带去一袭淡香。

还有一些来不及署名的生命，像一场大雪那样，在轻轻舒展……

因此诗，便成了动物。这种动物的特点是：饥肠辘辘、孱弱不堪、不够帅、无气质，往往一去五里，孤独十年。

六、一个苦命的人被村庄反复播放几十年

一块木板从松柏的母体上锯下来的时候，对自己未来的走向一无所知，对于世事的险恶和命运的多舛，它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。

它被木工的大手把玩一阵后，铁刨便切入了它的身体。

它感到彻骨的疼痛。然而锋利的铁刃仍然不停地在它体内翻腾和游走。渐渐地，它的骨头被取走了一些，身上的鳞屑被刮掉了一些。

它变得光滑起来，漂亮起来，就连自己粗硕的足纹、掌纹也具有了艺术的美感。

它由疼痛变得自负起来：看来，不经磨砺、锻打和削砍是难以成材的。经过整容，它变成村庄里一块颇长而俊美的木头，让山间的众多树木艳羡不已。

然而，它的命运急转直下。

它被木工打入猪食桶，成为了桶上的把手。

从此，它被一个老迈的农妇所把握，经年累月在乡间寂寞行走。

一个苦命的人和它的一切，就这样被村庄反复播放几十年。

它偷偷哭泣，它感叹世道不公，天意弄人。它不甘心被那样一双土气的臭手把握。它得每天忍受猪食的恶臭，每天被铁铲不停捣腾，每天被公猪尖利的牙齿磨蹭，每天被母猪臊腥的体液浸泡，每天被屎尿弄脏它那原本洁净的身骨……

最可恨的是：在被主人利用后，每天还要被抛弃在村庄最污浊、最黑暗的角落。

它浑身颤抖，它用内心最破碎的一块木屑啜泣。

若干年后，它身旁的木片开始脱落，它的主人——那个长年没有笑容、也没有眼泪的农妇，突然倒在了它的身旁。

农妇被葬在一个乱石岗上，

它——那块曾经美轮美奂的木头，被新的主人扔进灶膛作为柴禾。

几个小时后，它成了村庄里的又一撮骨灰……

唯有连八句的歌谣，在隐隐回旋：一熬糖，二煮酒，三喂猪，四盘牛，五买马，六榨油，七补锅，八剃头……

七、蜜蜂的新娘拿走了我的歌谣

有时候，我是一名拙劣的画师。

譬如：昏黄的山谷里一只含混的黑羊，一丛油菜花或者金银花。

我有复制的欲望和嗜好！

只是，作品已然走样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，有些剪不断理还乱。更多的时候，我的画是某种旋律的再现。

有时候，我的画被蜜蜂的新娘们拿走了；

有时候，我的画被野花们摄取了；

有时候，我躲在一丛刺荆棘里描绘。

油菜开花似黄金，萝卜开花白如银，黄金白银我不爱，只爱妹妹一个人。

你们看，她们的爱情，多么汹涌，又多么迷离。

八、我们的曲子比一片涟漪更懂得回旋

比泉水的叮咚高八度，

比一片涟漪更懂得回旋。

这是我用来咏叹村庄里的音乐的，是一个木讷、呆板、毫无音乐细胞乡下孩子难以言喻的内心感受。

当一朵油菜花拨响湛蓝的天空，那些音乐就汹涌着来了：

凉风绕绕天要晴——娇阿依——

庄稼指望雨来淋——娇阿依——

这是几个苗寨女孩组成的青年歌手组合，在参加央视青歌赛时唱响的山歌《娇阿依》，它常常出现我所生活过的村庄，那些原生态山歌，时时包围着我，时时打击着我。

送郎送到豇豆林，对着豇豆诉衷情，要学那豇豆成双对，莫学那茄子打单身……

这是著名的《送郎调》，曾被很多外地游客学会。有的能把数十行歌词背得滚瓜烂熟，带到山外。由此可见，生于斯长于斯的苗族土家族

歌师傅们已经将这些山歌演绎到什么程度，那些淳朴野性的爱情会在这些天籁之音里获得多少丰厚的营养。

最高的音阶叫火苗，
最痛的爱情痛故乡。

九、像批判一个叛徒、异端和流氓那样批判这个乡村诗人

做诗人，
做一个批判自己的诗人，
像批判叛徒、异端和流氓那样。
我不妄想诗句能完成自我救赎，
我不幻想诗句能绘就生命的基因图谱，
我只是有了一点嗅觉——像狗那样，
我只是有了一点飘的感觉——像不能翱翔的土鸡那样。
想想，再想想：
那个被歌谣魅惑——而近巫的人，
是我吗？

结 语

这个世界的很多事物都有秘密的光源，
那个光源或许是圣洁而神秘的，
或许是普通但煦暖的，
亲情、爱欲、村庄和美，都可以成为光源。

当然，一首诗，也具有光源的成分，譬如其中在灵魂和身体之间行走的光子，它可以把黑暗照亮，也可以将人体的污秽和残破，

展现出来。

是的，我相信，民间是诗歌精神和诗歌技巧的发源地。

当我一次次地接触到优秀的民歌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在汗颜，我在羞愧，我在愤怒：我写诗还有什么意义？

如：

太阳落土又落岩

昨晚好耍你不来

奴那丈夫屙酒醉

前门后门全打开

一首山歌，有修辞，有抒情，有叙事，有伦理悖常和内心冲突，有欲望和性，你还能说什么呢？

目 录 / Contents

- 001 / 歌儿调
- 002 / 映山红
- 003 / 收工号
- 004 / 芝 麻
- 005 / 太阳出来喜洋洋
- 006 / 苦 楚
- 007 / 黄丝蚂蚁
- 008 / 大月亮
- 009 / 巴山豆
- 011 / 鸭子歪歪
- 013 / 喇叭花
- 015 / 打闹号子
- 017 / 鲤鱼梭

- 018 / 栀子花开
- 019 / 盘歌 (1)
- 020 / 盘歌 (2)
- 021 / 盘歌 (3)
- 023 / 盘歌 (4)
- 024 / 哭嫁 (1) : 哭外婆
- 025 / 哭嫁 (2) : 哭娘
- 026 / 哭嫁 (3) : 哭父母
- 027 / 哭嫁 (4) : 哭父亲
- 028 / 哭嫁 (5) : 再哭父母
- 029 / 哭嫁 (6) : 父母劝诫
- 030 / 哭嫁 (7) : 哭婶娘
- 031 / 哭嫁 (8) : 哭舅娘
- 032 / 哭嫁 (9) : 哭哥哥
- 034 / 哭嫁 (10) : 哭嫂嫂
- 035 / 排排坐